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官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

善本有贊字

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八一首

#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

之臣皆畫形於雲臺畔

脩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末之詳也

銑曰

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善曰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勇

向曰咸皆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  
善曰周 稱為

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濟曰稱為佐命者亦是有志操才能之士  
善曰孝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 議

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良曰

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善 然原夫深

圖遠筭固將有以為爾

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不兼備故不用 若

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兼序如

管隰之迭升柏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通

善本通上 矣

銑曰王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勲功也管仲隰朋俱齊相之相先軫趙衰俱晉

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兼通也  
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相公置射鉤而 降

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至皆武人崛起

善本作 起亦有



粥カキ羹カキ繒カキ盜カキ狗カキ輕カキ猾カキ之徒

向曰翼輔崛特也粥也敗繒謂灌嬰也盜狗

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相又

或宗以連

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倚

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

故勢疑則隙生力侔

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蒞醢

善本作不其然

乎良曰勢疑謂威武彊盛見疑於君也侍齊也蕭蕭何樊樊噲也縲紲謂拘

自茲以降迄

善本作

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

使搢紳道塞賢能蔽壅

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勳臣

也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

之怨

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漢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曰不肯



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

勝言

向曰言懷道德委棄草澤者多也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實

貴其不言也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前漢不任

賢能存其直曲之意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

雖寇鄧之高勳耿賈

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

善本無不過字

特進朝請

而已

良曰寇恂鄧禹耿弇賈復皆光武功臣也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而已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爲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

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

觀其治平臨政

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

翰曰言光武政平法明得

刑法之中

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



任之其傷

何者

良曰甚自發問以明下文

直繩則虧喪恩舊曰撓

善本從才字

情則

違廢禁典

向曰喪傷撓曲也言於公法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廢典憲善曰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

之不當職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非

善本作未字

賢參任

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

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任

則衆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遠矣

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雜

不

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即菹戮相仍故云未遠

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

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

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

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

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善曰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誣中傷者尤多

建武之世侯者

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



以寬科字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

吳漢等也均同也休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也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

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

善本無郭伋亦幾善本作南

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銑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

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取

素不快意一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眾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

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善同銑注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

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沒

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

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



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

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

合三十二人故依其

善本無其字

本第係

之篇末以志功臣

善本無臣字

次云爾

濟曰係繫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官者傳論一首

良曰周以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

善曰官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官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官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翰曰垂象謂官者星

也皇位則帝座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官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

閹者守中門之禁

銳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閹十人奄守門者中門用奄人為之取所宜也善曰周禮曰閹人

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寺

人掌女宮之戒

向曰寺人亦奄屬戒戒令也善曰周禮曰寺



人掌王之內人濟曰王之正內謂露寢也五人周及女官之戒命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制之數也善曰周禮曰寺人主

之正內五人月令仲冬命善本無閹尹審門問謹房室良曰閹尹

亦門也審謹閉之者順冬氣也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堅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官令誠出入及關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翰曰小雅詩篇名巷伯官中閹官

善同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翰注

情志專良通關中人身易以役養乎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

養使也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无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文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

劾漢官儀曰掖庭後官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所處中官謂諸中人

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向曰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善曰

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披也史記以勃鞞為復貂上新序曰楚恭



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蒧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與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

蘭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彊盛及其弊也豎刀亂齊伊戾禍宋

是著功也庸功也善同濟注

良曰弊惡也齊相公幸奄人豎刀後相公卒刀乃殺羣吏立公子無虧齊大亂宋平公遣奄人伊戾傳太子痤無寵太子享楚客于郊戾因譖太子將為亂太

子死後事發乃烹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

伊戾善同良注

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翰曰仍乃襲因也漢中常侍或用士大夫建武

以後乃悉官者皆假以貂璫之飾為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

善同翰注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

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

銑曰謁者官人之官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

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

中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

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

官監傳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



頗見親幸

句曰趙談北官伯子並是閹人善同向注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曰

李延年武帝時官者善同濟注

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

多以官人主之

良同善注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官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

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收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

心納忠有所補益

補益

善曰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閹中全之其

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銑曰蕭望之與周堪議罷中尚書官官以為古制君不近刑人由是與石顯中忤後皆遇諸害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善同銑注

興之初官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

向曰調選也他士外人也善同向注

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祚

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

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摠國



柄有威力於天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內外臣僚

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

中終除大慙徒對反良曰言和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

惡也大惡則憲也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遂

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翰曰鄭衆有

封鄭鄉侯食邑千五百戶官善同翰注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銑曰迄至也延

善同銑注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善本作其中常侍至有十

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向曰

侍中服飾卿九卿署司也言閹人兼主之也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濟曰鄧后

衆也善曰和喜鄧朝臣圖議無由參斷帷幄稱下制令不

后已見皇后紀論



出房闥之間，不得<sub>不</sub>委用刑人，寄之國命。

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

參斷制，今所出，不過房闥，故不得不委用閹人以通國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

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今也言皆出於黃門。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

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官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

非復掖庭永巷之役。

善本作

閨牖房間

善本作

之任也。

銑曰：官者本掖庭閨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永巷皆

宮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

曹騰參建桓之策。

向同善注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

陰王。明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典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

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

大長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濟曰：將軍梁冀專國，桓帝欲誅之，乃命官官單超、徐璜、具瑗、左倌、唐衡



與謀今誅異事成同日俱封侯迹因公正恩四主心故中外服從

上下屏氣

良曰言內外之官懼閹官之威皆屏氣而恐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

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

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皆謀畫之臣閹官之屬自稱同也善同翰注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

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言曲求則光寵

善本作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銑曰迴山海變

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若夫高冠長

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向曰高冠長劍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闈宮門布滿言多也善曰枚乘兔園賦

曰高冠扁焉長劍閉焉法言曰或問使我

苴余茅分虎南面臣民

者蓋以十數

濟曰苴裹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侯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善曰尚書緯曰天



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  
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

府署第館基

善本作

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貝冰紉

霧縠縠之積盈物

珍藏

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是閭人親屬紉縠

也縠紗也冰者如冰之絜霧者如霧之輕物滿也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主使王人理其璞而

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紉申瓚曰紉牆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

之玩充備綺室

良曰牆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滿備具也綺室綺帳也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嬪嬪御焉

杵頭曰妃嬪貴者也漢書曰初爰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干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

深池撞

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綬

繡

翰曰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綬繡之文善曰漢書東

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刻倭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

皆剝割氓黎恣極

善

作明黎

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

競恣



權彊者腐

善本腐上有皆字

身重子以自銜達

銑曰氓黎庶人也援引謂攀附也權彊謂閹人

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閹官以求進者或自府屬重其形體同於閹人以求銜露而求聞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董骨以行刑韋昭曰古

者腐刑必

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

向曰弊惡也繁多也善曰潘元

賢附勢實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

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

濟曰蠹亦敗也殫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劇甚也言閹官為暴之甚緣其閒隙起

其讒言動亂於國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劉駒駘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閒而起

雖忠良懷憤

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

良曰憤怨也奮發謂出怒言也孥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善

曰尚書曰予

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誅

翰曰考謂捶擊也鈞黨謂鈞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誘而

殺之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向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人即黨

人也即

凡稱善士莫不離

善本作

被災毒

銑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為善士者逢閹黨



皆加其災毒也 善曰相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竇武何進位崇威近乘

九服之蹏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

亦運之極乎 向曰竇武女立為皇后身為大將軍謀誅宦官為宦者曹節矯詔誅武何進妹為皇后身為大將軍與袁紹謀誅中官為

宦者趙忠所殺戚親蹏譁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

為羣英之表應劭風俗雖袁紹龔行其艾夷無餘 濟曰龔行謂奉行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雖袁紹龔行其艾夷無餘 天子命罰也艾刈

也夷殺也無餘言摠盡初袁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善曰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

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蘊崇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良曰袁紹雖誅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閹宦之暴而自

為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 善曰史記自曹日騰說梁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

異竟立昏弱 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以下宦者曹騰說異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相帝是昏弱者 善同翰注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銑曰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 善曰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



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善本作信乎其然矣向曰言始以閹官得位亦以閹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趙子戰於邲趙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

善本有傳字

論一首

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無名王侯不能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招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良曰遯逃也喻勢利侵己己能逃避是遯之時義大也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象

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良曰事謂幽寂之事

也善曰周易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

良同善注善曰論語子曰唯

也善曰周易

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潔

翰同善注

善曰論語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百陽山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

數匪一

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匪一謂以下事善曰琴賦曰

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

道

向曰謂迴迹避濁代以全至道也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或靜已以鎮

其躁或去危厄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既或疵物以激其

清

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潔也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既或疵

點萬物以發其然善本有

其甘心畎之中惟悴江海之上

濟曰畎謂耕稼之事惟悴謂

清槩猶操也

枯槁也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

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

之士避世之人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閑暇者之所好也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也

善曰世

故蒙耻之賓

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



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翰曰蒙冒黜退也言柳下

惠冒恥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之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

誅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甲軍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

海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銑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此不能相

為也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

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唐

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

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

聲也 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櫝而藏諸求善價

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

然而蟬蛻

稅

踴埃之中自致衆區之外

濟

法之哉我待價者也 然者去塵俗之內致衆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耳衆區國

異夫飾智巧以

之封域也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逐浮利者乎

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踴俗之人異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



生飾智以驚愚  
設詐以巧上

荀卿有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

輕王公也

翰同善注 善曰荀卿子曰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漢室中微主

莽篡位士之蘊藉

慈夜義憤甚矣

銑曰微弱篡奪也 向曰蘊藉寬和貌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

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

善曰東觀漢記曰相

是時裂衣冠毀冕相携

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

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篡皆毀裂冠冕相携隱遁

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相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

遠也

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慕取也言鳥飛既高弋射者何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 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宋衷曰慕取

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

之若不及

翰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持也禮憂者側席



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相望於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嚴中矢

銑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東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賁飾也相望嚴中言多也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

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

若薛方逢

步

萌聘

而不肯至

向同善注善曰漢書

曰薛方字子密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詔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嚴光周黨王霸至而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不能屈

濟曰嚴光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三聘而後至帝車駕就館看光不起帝撫其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政耶良久曰士故有志何

相迫乎周黨隱居澠池光武累徵而至著短布單衣以見光武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王霸建武中到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竟以病歸守志不屈善曰郭羣方咸遂志士懷仁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皆遂志

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斯固所謂舉逸民



善本作則天下歸心者乎翰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也善曰人字

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銑曰肅宗章帝也以公車特徵鄭均再遷尚書後以疾乞骸骨

任隗舉高鳳直言為將作大匠後託病自後帝德稍衰邪孽子當朝處歸隱身漁釣終於家也善同銑注

子耿介羞善本無與卿相等列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官之屬也與

度也羞恥也列行列也善曰東廣微補亡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其中行焉濟曰高抗憤怒而不迴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焉蓋錄

其絕塵不反善本無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

末七人列於此篇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善曰莊

子頗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曄乎若後耳司馬彪

#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於下以叙文章利害是非焉

善同翰注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銑曰靈異也言人稟天地而生靈於萬物漢書曰凡人含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迭更愠恨也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

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主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夫志

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

詠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

什濟曰六義二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詩之風雅每十篇同卷故云什善

同濟注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善本作異

良曰虞舜夏禹也覩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

豐約受形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有短長



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

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

於後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

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描芳塵之馥馥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

迫也迫雲天言高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兩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

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自茲以

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

濟曰愈益也楊雄班固崔駰蔡邕此

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

異軌同奔迺相師祖

良曰軌迹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

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

雖清辭麗曲時發平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

矣

翰曰三言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

若夫平子艷發

句



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銑曰艷美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善曰平子張衡

字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太

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

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甫乃以情緯物

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

善本無以文被質

濟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善曰鄭玄同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自漢

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

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

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

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

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

相慕習原

善本作源字

其風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

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均百家之言風流即風流已

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



見上文廣雅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述雖同但以賞好者異

銑曰徒但詭變也言祖

故隨製作而變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向曰元康晉惠年號潘安陸

也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

律異斑賈體變曹王縉百星

稠繁文綺合

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縉繁

彌縉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

綴平臺之逸

鄉音采南皮之高韻

良曰梁孝王於睢陽城作平臺複道三十里招延四

所遊高韻謂應瑒陳琳之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翰曰列業極盡也江右

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

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乎字

此銑曰玄道

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

也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也善同銑注



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

向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雖

比鄉音聯辭波屬雲委

濟曰屬續委積也言文章盛多也善曰答賓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

經鈎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

文者皆寄託於此

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

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適麗之辭無聞焉耳

善本作爾字翰曰適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

辭者也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

變太元之氣

銑曰仲文殷仲文革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文改之太原武帝年號也言叔元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復舊體謝混

字叔源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士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

熙中謝混始改之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

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向曰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也



善曰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  
謝承後漢書曰魏郎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若夫

祗論心商榷前藻

濟曰祗禁也榷略也言布襟論心商榷前人文藻之妙 善曰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

曰商榷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良曰五為此歌

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 由乎玄黃律呂各

適物宜

翰曰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

節

銑曰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

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

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

善本作製字 諷

高歷賞

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盛諷誦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 子

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

濟曰函京之作謂曹植詩云從軍度函谷灞岸之篇謂王粲詩云南



金縢陵岸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朝風之句

良曰孫楚字子荆零雨之章謂晨風飄路歧

零雨被秋草是也王贊字正長朝風句謂朝風動秋草也

善同良注

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

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曾臆之辭非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法

自

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銑曰靈均屈原字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雖文體稍精

而此祕未覩

銑曰稍漸也此祕謂音韻調適也覩見也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

暗與理合匪由思至

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

張蔡曹王曾

無先覺見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

天成之妙而去之遠也善曰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

曰不然請待來哲

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也不然謂不如此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音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

善本作通稱

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

人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

俗謂之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

去為殷相

向曰吊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之溪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

小人不常處矣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

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

濟曰世曹也鼎食謂

三公之家資猶後也

善曰家明揚

善本作敷字

幽仄唯才是與

良曰揚舉也幽仄謂

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逮乎

善本作于字

二漢茲道

也幽仄謂

禾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巫之子叔度



名動京師

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

於京師牛醫乃醫療牛疾之人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

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廉試以

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

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

佩印綬漢書曰鄭

且仕

善本作

子居朝咸有職業來雖七葉珥

子真名震平京師

士字

子居朝咸有職業來雖七葉珥

貂見崇西漢

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珥插也貂侍之服崇

籍舊業七

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

侍郎執戟殿下

向曰侍中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駟乘執戟守衛天子

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漢書曰東方朔

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

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

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

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候也答客難曰

都縣

善本作

掾吏並出豪

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郡縣

掾吏並出豪



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並逐才而用善曰掾史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

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非若晚代分為二塗士者

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

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

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翰曰魏武帝曹操也

倉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藉之子孫也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列子曰子華之門

徒皆世族也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

以才品人

銑曰沿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循遂為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郡正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善曰言魏

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摠其義

而舉世人才

升降蓋實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

以成駕御也善曰人才不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

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俯仰濟曰言州都郡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

校其材藝乃隨時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

濟曰劉毅上疏論九品之弊曰今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此言歲月

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良曰訛偽也斯風謂用勢族

曰言衣冠之族自此以還遂成卑庶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為卑庶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在傳曰僕臣

品也參差不齊貌言高下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學然

有辨銑曰較明辨別也善曰太夫人君南面九重奧鳥到絕向曰

天子之門數也奧深絕遠也善曰楚詞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

之任且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隔謂與卿士道殊也陸



之事則既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

孝建泰始主威獨運

良曰狎習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孝建宋孝

武年號泰始明帝年號也運用也善同良注

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

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

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言多也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賤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

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

輻湊同奔

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善曰莊子曰車軌結

乎千里之外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

社貴狐藉虎威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

也楚宣王謂羣臣曰北方而畏昭奚恤何也江乙對曰昔有虎求百獸而食得狐狐曰天帝命我長諸百獸今子食我是違天帝若不信我我為子先行子隨



我後觀之虎乃與俱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己以為畏狐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不重也去此乃治矣

下未之或寤善本作悟字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濟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

謂財貨以成政者也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銖鉞瘡痍

構於牀第側里之曲良曰銖鉞鉞斧也瘡痍喻讒譖成瑕疵也第簀也言倖臣構瑕於宮典牀簀之間使公卿伏銖鉞於外也

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痍在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韓曰言有趨附與言

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大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毛毛來悉方臚徂素

縑丹珀善本作魄字至音亮皆兼兩銑曰金荆楊所貢故云南金毛毳衣北

也兩車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舟舩載貨而與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

王石未或能比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然比今日倖臣則不能及善同向注



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濟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於盛衰善同濟注

權倖

之徒招涉憚

丁宗戚

良曰言諸王親屬皆畏懼倖之臣

欲使幼主孤立永竊

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

子小反翰曰幼

主謂明帝孤獨也言倖之臣構造同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繼被戮而至絕滅剿絕也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尚書曰天用剿絕

其命孔安國曰剿然截絕謂滅之也

民忘宋德雖非一涂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忘厭

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實從倖而起善曰寶祚猶寶命也

嗚呼漢書有恩

澤侯表又有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向曰嗚呼嘆辭言倖

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濟曰固脩漢書自作欽傳而重述此旨



述高紀第一

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後 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良曰皇太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

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周 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

寔天生德聰明神武

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曰神伐無不尅曰武項氏曰

善曰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秦人

不綱網漏于楚

銑曰綱謂綱紀也言秦人無綱紀楚謂陳涉反而秦不能誅之是綱漏也高祖因之而起也項氏曰秦重

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綱以喻

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

符朱旗乃舉

向曰爰於也高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爲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

舉朱旗善

粵蹈秦郊嬰來稽首

濟曰粵始蹈復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首謂降於漢 善同濟

注革命創制三章是紀

良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紀綱紀也 善曰

周易曰湯武革命 應天順民五星合

善本作 畧 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東井東井秦

順乎天而應乎人



分是應天也晷光景也善同翰注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

銑曰項氏項羽也畔換反易也言羽初與高祖約先入關者王

關中後羽反易背約黜高祖於巴漢之地善曰韋昭曰畔換跋扈也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

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也善曰尚書曰湯

乘豐

善本作豐字

而運席卷三秦

濟曰豐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王董

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

割據河山

善曰保

保此懷民

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思之人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父之漢書曰肯

善曰保

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

股肱蕭曹社稷是

經翰曰股肱臂也言蕭何

理也善曰禮記衛獻公曰有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

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恭行天罰赫赫

明明

向曰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盛之貌善曰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月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帝臨朝有光

濟曰皇皇華色盛也有光光明也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良曰珪璋玉名項公曰珪璋王之妙好彫鏤者善曰毛詩曰顙顙昂昂如珪如璋

閭闔恣趙朝政在王

翰曰閭闔宮中

門也趙謂趙飛鸞王謂帝舅王鳳

善曰閭闔闔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炎炎燎

火亦

善本作允

不陽

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蔽飛鸞外委王鳳信不得陽明陽明也項公曰允信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向曰隸賤徒侶也韓信本家貧常寄食下鄉亭長故云餓隸英布少時有相者謂之曰當刑而王及

壯被黥布欣然曰我當刑而王

越亦苟

善本作狗字

盜芮尹江湖

濟曰彭越匿鉅

幾是乎黥墨刑善同向注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

制淮梁

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感而為侯王也齊趙韓信所封也梁布封淮南王彭越封梁王善同良注

綰



自同開

朝旦

鎮我北疆

翰曰盧縮與高祖同里而高祖封縮為燕王北疆謂燕也應劭曰開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開

善同德薄位尊非祚殃

銑曰祚福也言縮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乃為殃咎也謂與陳稀有反狀亡入匈奴

也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吳克忠信胥嗣乃長

向曰克能也言

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善曰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遭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國謂兼國而盜也

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

九縣颺迴三精霧塞

良曰九縣九州

三精日月星也颺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為眾星

賦淫詐神思反德大

善本作世字

祖誕命靈貺自甄

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思復



漢室誕大貺賜也言元武大受實合福祚而自成也善曰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

表也善本沈機先生善本作物深略緯天銑曰沈深機微略法也言謀策先於萬物智略能經緯天地善曰說文

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善曰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善曰高

旗彗沒雲向曰劉聖公以光武為偏將軍保昆陽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司

首數千級遂殺王尋長轂謂兵車也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彗拂也善曰英威既

振新都自焚濟曰王莽漢初封新都侯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言漢

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良曰虔劉殺也庸蜀也謂公孫述也代燕也謂彭

天王於邯鄲紛紜謂善曰三河未澄四關重擾關謂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朱

亂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山谷關敗更始光

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

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銑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金湯



失險車書共道

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謂天下太平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記勝之

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靈慶既啓人謀咸賛

靈神

慶福啓開咸皆賛助也言人神皆共助成帝業也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人其慈之謀

明明廟謀起起雄斷於烏赫有命系我隆

善本作

漢廟謀

謂廟筭也起起武貌於歎美辭也赫盛貌言武略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善曰楊雄連珠曰兼聰獨斷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第五十



1878 May 11

1878

2